



——叔，天北对他说，只要你和婶儿回来，我准接，必须的。小时候你给我带了那么多好吃的。

他老婆笑起来，说：

——老公，天北叫我婶儿时，我咋老觉得是在叫别人呢？

——婶儿，论辈分我哥家的子午要叫你奶奶。

——哎呀，那多疼得慌。她叫起来，那你让他千万别叫，我可不想那么老。

——不能乱说。父亲说，该叫什么叫什么，辈分在。

她蹭蹭他胳膊，在黑暗里对他吐吐舌头。

车拐上一条土路，刚跑上五十来米，耸动一下像人突然咳嗽了一声，停下了。这条路他不熟。

——这是哪儿？他问。

——前面修路，只能走这里。天北说了个地名。地名他熟，但这地方他觉得相当陌生，他无法把那名字和这地方对上号。天北骂了句粗话，车又出问题了。

——严重不？父亲问。

——不知道。天北说，我先捣鼓一下看。上回送我二姨，半路上

也这样，我把零件快拆完了也没修好，最后还是找辆拖车拖到修车铺的。

——那你快修。父亲说。下了车，帮天北打手电照明。

——你抱牛顿坐车里，他跟老婆说，外面冷。我抽根烟。

他给父亲和天北各点上一根烟。起风了，雪花大起来，开始变密，只能在灯光附近才看得清雪花到底有多大，像撕开了一件优质的羽绒服。雪围着灯光如飞蛾扑火，快落到地上的雪花重新翻卷着往天上飞。从这里到家还有八里路，他们已经走了五分之四。这条路念书时他经常走，自行车单挑一个宽阔深凹的车辙印跑，和一个村里的同学比谁能在同一个车辙印里骑得更远。那时候觉得四十里路很远，骑到这里才觉得家有个盼头了。天北倒腾了三根烟的工夫，最后把抽了一半的第四根吐掉，挠额头时涂了一头的机油。他把扳子扔到地上，说：

——爷，叔，我整不了了。

很远的地方是村庄，只有含混的几点灯光，倒是鞭炮声响亮，提醒那地方人口密集。雪越下越大。北京今年大旱，没雨也没雪。瑞雪兆丰年啊。

——你们在这儿等着。父亲说，我回去再找辆车。

——爸，他说，你待着别动，我去。

——爷，叔，还是我回去。天北说。

——你们都留下。你陪他们娘儿俩，父亲对他说。天北，你把车里的暖气一直开着，别停下。牛顿冻着我找你算账。

老婆打开车窗问：

——老公，能走了吗？

——快能走了。父亲说，你先在车里歇会儿。他碰碰儿子的胳膊，让他安抚一下。然后甩开步子

往前走，走几步变成小跑。

他看见父亲臃肿的小个子消失在风雪夜里。八里路，他想，父亲六十三岁的身体，这连走带跑要多久呢。别人家的鞭炮声轮番响起。他跟老婆说，再等等，父亲回来了就能走了。他说，小时候鞭炮声没这么多，舍不得买，只在守岁到零点时才大片大片地燃放。老婆百无聊赖，儿子也醒了，看见雪花飘过车窗兴奋得嗷嗷叫。老婆对牛顿说，冷。打算继续百无聊赖地坐在车里。但他却把车门打开，对牛顿说：

——儿子，出来，看看你爹生活过的大自然。

小东西很开心，在雪地里又蹦又跳。老婆也看得心痒痒，下了车带着孩子一块玩。天北又捣鼓一阵子，还是使不上劲儿，趴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瞌睡。如果有陌生人路过，会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场面：大年夜，半道上，一辆车四个人，车里开着灯，司机正瞌睡，三口人在黑暗的雪地里打闹。半小时后，如果再有人路过，会发现又一个古怪的场面：大年夜，半道上，一辆车四个人，车里开着灯，司机睡着了，母亲抱着孩子在温暖的车里打瞌睡，他们玩了半小时，累了，困倦正在缓慢地淹没他们，还有一个人，站在车外清冷的风雪地里抽烟。当然，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经过这条路，一个都没有。

他觉得差不多抽了半包烟，嘴都麻了。他在想着自己与这个时间、这个地方产生的古怪关系：故乡，老家，父亲，母亲，走出去又回来，弹指三十七年。他想着因为这些，他把一个陌生的女人和一个陌生的孩子带到这里，被迫停在半路上成了有家难归者。本来扯不上关系的人和事，此时此刻相互建立了严格的逻辑。这就是一个人的出处，你从哪里来，终归

要回到哪里去，所以你才是你。

因为等待，老婆显然不高兴了，两岁的孩子也不耐烦了，不过还好，睡眠战胜了他们。今夜真是够冷的，他戴上了羽绒服的帽子，眉毛上还是神出鬼没地落了一层雪。他听到黑暗深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吆喝声：

——驾！驾驾！驾！

父亲的声音，因为着急变了调，有点尖细。父亲赶着一辆牛车从黑暗的风雪里走出来。

——只有这个了。父亲充满歉意，能开车的都喝大了。你们坐车里，我赶车拖着你们。

——谁家的牛车？他问。

——老栓家的牛，田七家的车。我和你妈跑了大半个村，才把车跟牛凑成对。你老栓叔的车坏了，田七的牛早卖了。现在满村找不到三头牛，牲口都不喂了，耕种收全是机器，再过两年，干活的人也没了，都出去挣钱了。你妈还带来了两床被子，怕车里暖气也坏了。你给他们娘儿俩抱过去？

父亲拿下火车头棉帽，擦满头的汗。

——车里暖着呢，用不上。他说。

——那也拿去。牛车上泥雪尿尿的都不缺，别脏了被子。

结果如父亲所说：他们坐在车里，天北打方向盘，父亲赶着牛车，车尾上一条绳子拴住昌河面包车。一头牛拉两辆车，一辆木头的，两个轮子，一辆铁的，四个轮子。天北把大灯打开，给父亲和牛照路。道路上积了一层雪，白茫茫地向前伸展。父亲坐在牛车左前方，灯光被他的身体挡住，在路上投下一个狭长巨大的黑影子，影子的脑袋一动不动。牛的影子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庞然大物，看上去就像是挨着父亲的一个起伏的大草垛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 张炜（连载 105）

几位“通嘴子”携来柿子和梨枣，用日语和德语与他应答，同时还带来了各种消息：府中大人、大营将士，这些幸运者分别都在这个晚秋得到佳人。“她们来自河东城镇、大户人家、山地和海岛。有的会说江南软语。”银库又出异事：有一天，匠师们拆开一箱银票，打开后全都喊叫起来，因为一张张票子上全都沾了血渍。“老匠师哭了，他说其实徒弟从未离去，就伏在桌子对面默默雕版。”年轻“通嘴子”为了证实，边说边掏出一张簇新的银票：上面真有殷红的血色。

关于血渍有更惊心的解读：被污过的银票交给大药堂道人鉴验，方知这是加害于大公的某种魔法。怪不得大公染上风寒难以痊愈，不得不日日药浴。舒莞屏想起那天在行营中闻到的草药味儿。一位“通嘴子”透露另一讯息：不久即要东渡，赶在入冬前谈一大笔火器生意。

东渡的消息让舒莞屏彻夜不眠。他在想一个天赐良机：如果能随“通嘴子”进入那个东部城市，余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现在的至大问题是怎样争取走这一程，怎样与弟子同行。他害怕冷大人那双洞悉的眼睛，可一旦放弃这次尝试，又将后悔莫及。一夜苦思冥想，

想，权衡掂量，总算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理由。他鼓起勇气，第二天夜里九点，向瘦削青年提出拜见国师大人。然后是静静等待，站在镜前看自己苍白的面色，深深吸气。有人叩门，是憨儿。啊，憨儿身后竟是冷霖渡，大人面带微笑，手持一杯咖啡。舒莞屏迎上去。

“公子气色还好。”冷霖渡看他几眼，将杯子放到案上。舒莞屏放松眉头，让声音变得舒缓而轻松：“那天看了大人新绘的大公画像，总也难忘。我见过乡间和大营多少造像，远不及大人笔下之一。”冷霖渡收敛了微笑：“公子尽可挑剔。不过，它们终究无法超越那幅《大公策马图》。”舒莞屏抚着胸部，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纸卷，展开，是憨儿赠予的那幅绢像。冷霖渡呼出：“啊，好生工细！”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长柄透镜，远近端详，摆动下巴：“可见民间自有高手。所惜未能挣脱窠臼，望去颇似佛像。”“大人正中肯綮。下颏和面颊过于丰厚了。”冷霖渡合掌而笑，抬头盯视说：“公子，这个时令何不入住大药堂稍做调理？接下去的几月难得出门，要闷在老房子里了！”舒莞屏挪动一下椅子，像是刚刚想到了什么，说道：

“大人说得极是。我只想入

冬前出去透透气。正好几位‘通嘴子’要出远门，若能与之同行，也可知他们学到的本事到底如何。”

冷霖渡饮下剩余的一点咖啡，咂咂嘴：“嗯，提调会有自己的打算。她那里事繁，也并不省心。”舒莞屏心跳加快。他不知冷大人最后一句在说什么，想了想，可能是指银库幽灵的事。他按捺内心的急切，不再谈论东行，只由这帧小像谈到大公入秋以来染上的寒疾。冷霖渡说：“药治还好。但愿大公能早日康复。”

舒莞屏第二天见到小棉玉，直接提出与几位“通嘴子”一起东行。她哼一声：“这几张早该缝上的嘴巴！幸亏只说给总教习一个人听。”舒莞屏说：“都是我的徒儿嘛，他们有了一点本事。不过到底如何，我倒要亲眼看看。快进老房子了，这之前也想找个机会出去走走。”小棉玉犹豫着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此事不宜声张。不过你要随行，阵仗未免大了些。”“哪里多我一人啊。”“不然，”小棉玉直看他：“公子出行事大，那少不得憨儿和武士一路随护。”舒莞屏叹气，仍旧坚持说：“我终日闷在屋里翻弄文稿，非要活活憋煞不可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陈彦

（连载 59）

活着、死亡，这两个概念最近始终在他脑海里打架。他突然那么想好好看看星空，只有看着那里，觉得人情冷暖、眉高眼低，甚至婚姻家庭、生离死别才可以暂时忘却。

从县上一回来，他在镇上也没停留，就回村里去了。自打把蒋存驴安埋后，镇上就大张旗鼓地全面实施“点亮工程”了。据说各种工程技术人员和安装队就来了好几百人，镇上家家户户都成了客房。他戳在那里似乎有点局外人的感觉。刚好南归雁也让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他就回老鳖滩看了一眼温如风，然后扛着长枪短炮上勾把山了。

这一夜，天空没有一丝云彩、半点杂质，湛蓝里还略透点纯白，是如此清澈深邃、浩瀚无垠，任你如何纵情眼界，也无法找到无尽的边缘。肉眼都能看到银河系和仙女座。他虽然架起了大炮筒子，但没有去借仪器观测。他觉得躺在地上，仰望着星空，就已经是足够壮丽美妙的事了。在省城、县城，他都向天空仰望过，雾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即使有那么几颗，他清楚，大多是人造卫星，离地球很近，看上去很亮，但也很假。唯有北斗镇，夜晚还是纯净得犹如千山深处的湖泊。一些恒星在蓝色底衬中的亮度，几乎像突然打向天空的闪光弹，甚至呈现出了放射状的多棱光芒，尤其是那层层叠叠无尽头的星云，在他眼中，是地球上任何东西都无可比拟的景观。但这样美丽的夜空，很快就要消失了。一想到这里，他牙帮骨挫得嘎嘣响，可自己人微言轻，反对又有什么用呢？

在他的印象中，北斗镇还从来没有这么思想统一、行动整齐划一过，并普遍认为“发展经济的思路总算对头了”，这是充分利用天然生成的“北斗七星”有利资源，“小投入大变样”地带动旅游发展的“大眼光”“大格局”“大思路”。似乎只要把七座山点亮，北斗镇就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了。也许会这样吧，但光的污染，必然使天空变得一片昏暗，他所剩无几的那点快乐，恐怕也要消失殆尽了。

只有久久仰望过星空，他才懂得，在浩渺无穷的宇宙里，地球几乎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。人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离开杨艳梅后，他的确感到很痛苦，就急着想面对星空，也许是寻找一种麻醉吧。当一镇人都在为“七座山马上要亮如白昼”而兴奋不已时，他却越发觉得痛苦与哀伤了。他站在山头上想哭、想喊，但他知道勾把山上的猫头鹰夜叫，满村人几乎都是能听见的。自己一旦哭喊起来，人们就会敲锣鸣炮地出来驱赶“栽死鬼”。勾把山上“栽死鬼”可不少，连温如风他爹他娘都是在这里“滚坡”的。山里人把从山上摔下去丢了命的，统称“栽死鬼”。据说叫驴死后好几个晚上，勾把山上都有“栽死鬼”的叫声，如鬼哭，似狼嚎，更像是草驴被谁掐住了脖子的绝望哀鸣。想着想着，叫驴殒殁时那张像气球吹得欲爆裂的黑脸，又不不停地闪现在眼前。他甚至觉得周身都是这张脸在打旋，脊背上也是叫驴的死尸在压迫。他可是夜半在山上住惯了的人，还从来没害怕过，但今晚恐惧了。他把手电打开，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，确定了没有什么鬼魂与活物在作怪，才战战兢兢钻进睡袋，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，数起星星来。

从儿童时期开始，他就无数次数过，可又无数次中断，总是没数清过，但今晚他想数清楚。再过一月，就数不成了。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，左东方青龙、右西方白虎、后北方玄武、前南方朱雀地细细数来，虽然一夜无法尽览，可还是数出了四千多颗，可能有重复交叉的，也有星系似云团般一片粘连着，但目之所及，稍微明晰的颗数大致如此。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北斗镇上空的星星。可这才是万里星空的冰山一角啊！像太阳这样的恒星，仅在银河系都是以千亿颗来计数的。与银河系毗邻的仙女座星系，竟比银河系还大了一倍多；而像银河系、仙女座星系这样的庞大星盘，在宇宙中也是要拿亿万个来计数的。地球算什么？安北斗又算什么？他在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。

也就在这天晚上，勾把山又爬上来另一个人，竟然是温如风他妹夫秤存星。秤存星比他小几岁，上学也低了好几年级，平常接触不多，但在温如风的问题上，也帮过他不少忙。温如风有时还是听这个妹夫的，因为他说话做事都靠谱。

秤存星似乎对星辰大海也有些兴趣，就说：“北斗哥，你也教我看星空吧！”

“你不是忙着搞木雕吗？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都嫌土气了，现在啥都讲究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土得掉渣的东西又不灵了。”

“那你准备咋办？”

“出去打工啊！”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出去再看。反正总比窝在村里强。村里活得憋闷得很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